

社會底自己批判

李 鐵 聲

前 言

在歷史的立場上，大凡一切制度及一切存在物，都祇有其相對的價值。無論什麼，都不能從歷史的即具體的條件截開。一切都祇有其過渡的存在。世界決不是由竣工完成了的事物所成立的，而是一過程底總體，這裏面的事物都是一旦發生了而必又消滅下去的。

人在他的歷史的生活上，形成某一獨立的世界。宗教，法律，藝術，哲學，科學，經濟等，總之所謂形成的‘精神科學’底對象底一切，都免不了不是集團的人間底產物。然而由人的行為所造出的這些產物，常常從人間分開，而與人相對立起來，彷彿是一客觀的實在，一獨立了的本質。這一切，人們往往視為是由超越人間和社會的某種最高力所做成的，因之是永遠而且不可侵犯的。但歷史的唯物論，却把宗教，形而上學，法律等——這一切精神世界，從雲霄的彼

方拉到地上，加了唯物論的說明了。(A. Deborin)

故當歷史這個連鎖底一環，要進展到其次的一環的時候，即舊社會所包涵的矛盾漸次明瞭起來了的時候，新的社會現到歷史的舞台上來了的時候，担任而且不由得不去擔任破壞舊的基礎以及其意識形態及舊社會關係底革命的思想家，理論家便要翔飛起來，開始活動。所以他們所演的任務不單在於檢討所與的社會關係，即社會底上部建築底各種形態！而猶在於解剖社會底地下基礎；導出新的原理，描寫新的世界觀。即：

過去的“哲學家不過把世界種種地解釋，但緊要的是把這個世界變更。”

但在全體看來，無論那個支配階級決不會反抗過自己的支配。在經過了許多動亂的現代的社會裏，他們支配階級至於確信現存狀態是不會變動的這種根據，現在是絲毫無有的了。所以他們毫不曾閉却‘精神底武裝’。所以他們的理論家 (Ideolog) 正在費盡全力，辯護既存世界，從哲學及思想底領域逐出‘有破壞力的’要素，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苟延他們餘剩的生命。第一，他們抹煞歷史；第二，在實踐方面，隨之在理論方面，把這現存的世界覺視為是有永遠的生命而建設了的；竭力設法支持保守這個頗有險阻將要傾圮的舊的，在他們自身是逸樂底宮殿。——真的，這座淫廟確實值得他們的把守，他們的努力。

固然，他們或許不會都是具有這種明瞭的意識來做他們階級的代辯者，但那些不解歷史的，亦無能力理解歷史的人們，因為為

他們階級底意識所網，亦跳不出這個圈子，所以依然在叫喊他們的超時間的“理性”，爭呼他們的“尊嚴”，或什麼‘不表現時代的精神，而時代確是反映着他們的精神’的“天才”！

蓋保守的反動的世界觀常是過去與現在的聯結，與未來則分離。革命的世界觀常是與未來緊相聯結的，是衝進‘未來’，揚棄過去的。

“經濟學者處理事物時，用種奇妙的方法，至於他們，只有‘人爲的制度’和‘自然的制度’這兩樣制度。他們視封建制度是人爲的制度，布爾喬亞制度是自然的制度，……經濟學者說現在的諸關係——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之所以是‘自然的’這個意義，即是說在這些關係之下，財富底生產力底發展，在照着自然法則行使着，因之這種關係的本身是與時代的影響無關的自然法則，它應是常支配社會的永久法則，這樣一來，便要成爲：歷史雖曾存在，但在現在，歷史早已是不存在的了。歷史曾存在；爲什麼呢？因爲，封建制度這個東西存在着，而且在這個封建制度裏，與經濟學者所想要視爲是自然的，因之亦是永久的那個布爾喬亞社會底生產關係，全然不曾相似的生產關係存在過。”（‘哲學底貧困’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所以我們經濟學教授們，關於‘生產’，在所與的諸關係中，怎麼樣地在行使着，他們雖詳細說明了；但問題一旦觸到這些關係究竟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即關於使這些關係發生了的歷史的運動，他們則未嘗論及，因爲這些關係所發生的歷史的運動，一闡明了的時候，

便不得不引出那排斥這些關係的理論出來；即他們的工作便要成為他們所想要隱蔽的致命傷底驅露底工作，因為，大凡一切事物一方面有其‘好’，另一方面必有其‘歹’，而這‘歹’的一方面必常是使這個存在成為更高的存在的動力，因之，亦是全體上的進步底推動者。所以在歷史的一過程上，站在社會的支配者底地位的一團，則視之是‘好’的，而且對於他們本身實在是好的，故他們努力維持現狀，務想化為永遠而不可侵犯的。然站在被支配的地位的另一方面的一團，視現存的社會則是‘歹’的，而且實際上對他們本身是有損無益的，故他們常是努力破壞現狀的。能革命的一團；因之在全歷史上看來，他們則是進步的友人，發展歷史的同志。所以這種矛盾在社會上一旦顯明的時候，必要生出社會全面的‘自己批判’，而且幹這個自己批判底全體，則必然歸屬於要求‘新’社會底欲望最烈的一團。

所以，恰與我們上敘的經濟學者之能為舊社會的科學的代表者，同樣所謂社會主義者則能為新社會即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理論家，因為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理論家是 因為不滿意當該社會，並且欲探求其諸關係底發生而發生的。

關於這些理論家的進程，在‘哲學底貧困’裏有如次的一段，即，當普羅列塔利亞特尚未十分成熟到能自己構成一有力的階級時；因之，普羅列塔利亞特和布爾喬亞的鬥爭尚未帶着政治的性質，生產力在布爾喬亞自身底胎內，尚未發達到能使人們豫見普羅列塔利亞特底解放和新社會底形成等所需的物質的條件時；這些普羅列塔利

亞底理論家爲保護被抑壓階級底要求起見，只不過是即時地想出種種的組織，追求革新的科學的單單的空想家而已。

但是隨着歷史進展，及普羅列塔列亞的鬥爭漸次明白起來的時候，他們在他們的‘精神內’追求科學這事，早就成爲不必要的了；他們只說明在他們眼前所生起的事實，自任爲其代表者就夠了。當他們尚在追求科學，只傾心于築出種種組織的時候，即他們尚在鬥爭底初期的時候，他們只不過在貧困裏面臨着貧困，而不瞧視欲推翻舊社會之革命的，破壞的側面。然而從如上的瞬間，由歷史的運動所產生的，並且同它一起由充分的原因底認識所結合的這個‘科學’，於是終熄其爲教訓的，而成爲革命的。

‘偉大的思想常是危險的’，——在 *De profundis* 裏面，Oscar Wilde 評了耶穌的地方，緊緊這樣說過。

Wilde 自身的用意，與我們的問題無關，在此我們可不必顧慮；但這句話本身在如次意義之內的時候，確是正當的：

大凡偉大的思想之所以是‘危險的’，因爲他當物質的條件進展到了使社會底矛盾漸次或既已顯明的時候，而這種障礙反映到意識時，現實自身開始自己批判的時候，他便以激情底頭腦去批判，以武器底批判去破壞，而批判底對象並是批判者底敵人，所以我們說——

偉大的思想是舊社會底仇敵，並是牠的最危險的一種存在。

又偉大的思想因爲一面能以鋒銳的解剖刀解剖這個可輕蔑的存在，檢討其內臟，割去其病根；又一面能以順應這個病人必然所需的醫理醫治，使牠成爲健康的，——約言之能與伏羲變焉的存在，成爲更高一級的新的存在，故我們又說——

偉大的思想對於新興勃發的社會階級是偉大的，是有光榮的。

這樣，在現代，使布爾喬亞以及拘泥其理論的代辯者們，所最可怕最感覺一種凌辱的，怕就是唯物論的辯證法了。因爲辯證法底理解，牠一面肯定現存事物，同時又否定，料定其必然的沒落；在牠的視角上，無論什麼都是流動無常的（然而能進展的）；並且任何什麼都不能使牠畏伏，而牠的本質又是批判的革命的。

當雅典（Athen）的社會爲衆愚跋扈，日漸腐敗的時候，勇敢地起來，批判國法和道德中之迷信背理，欲實現理想的智識的國家，而不幸爲當時反動勢力的裁判，以‘反對了支配階級的政體’，‘誹謗了國家的宗教’，‘誘惑了少年子弟’，等等的罪名竟處了死刑的我們這個爲惡勢力而犧牲了的悲劇的主人翁蘇克拉底 Sokrates，由黑格爾 Hegel 這樣贊美了——

“蘇克拉底是一英雄，因爲他意識地認識而且發表了更高的原理。而這更高的原理有絕對的權利。……這乃是世界史上英雄們底一般的立場，新的世界則介着這種立場發生出來。新原理與從來的原理相矛盾，所以新原理則被視爲是一破壞的，因之英雄則被視爲破壞‘法’的暴力者。在個人方面他們雖負着沒落的運命，然他們的原理，其樣式縱或受着變動，但必能繼續其活動，推翻既存的世

界。”

不過，在這所說的‘英雄’，——波黑格爾說——，以英雄的資格出現于世界這個舞台上的，不單是孤獨的人格，就使一國的‘國民’如一旦成了世界的歷史的新原理底支持者的時候，他亦同樣地會出現于這個舞台。

可是在現在，我們確知道，以新世界的歷史的原理底支持者的資格出現的，並不是某一國的國民，倒是‘一特定階級’，——即普羅列塔利亞特。因為，大凡一切意識“並不是人的意識在決定人的存在，倒是人的社會的存在在決定人的意識。”所以，新的理想家們並不是超時代的一種存在，是受當時社會環境等所產生的一羣存在。故他欲揚棄舊的存在時，便不得不描寫大眾的要求，推動大眾走向更完全的社會，即發展革命勢力，實際去實踐解放那既已存在，但猶被腐敗的外殼所包着的現實。因為大眾是憧憬新社會最激烈地一羣人間，只要一有搞發，他們是無有不向着未來的光榮奮鬥的；他們之所以能為建設歷史進步底代表者的緣故，實在于此。

欲實際地如此行動，不消說，是需要相應的理論的，而且這種理論並不是靠天訓的啟示所得來的，因人是時代底產子。換言之，在當該歷史上，被壓迫階級，即最能革命的階級底大大的解放運動，無革命的理論是不可能的；而且這個理論是從革命的經驗與革命的思想的，即由實踐的總體，所成的。所以我們現代所要求的革命理論便是對於現社會關係底總體底一整捆的革命的批判，即武器底批判，而且這武器底批判不得以批判底武器代替。因為物質的

勢力不得不由物質的勢力去推倒。然理論，它一旦把握了大眾，它也立地成為物質的勢力。

批判：“從事于這種內容的批判”——瞧着當時德意志的腐敗社會，一八四四年馬克思在‘德法年報’上會這樣說過，——“是格鬥上的批判；而在格鬥上，不問敵人是否一高貴的人，同格的人，或一有‘利害’的人；所緊要的是在於去與他們接戰。對於德意志人，所緊要的是在於使他們對於他們自己，不容有一刻兒的自己欺瞞和斷念。我們不得不附之以壓迫底意識于實際的壓迫，而使它成為更壓迫的；公布羞恥，而使它成為更可恥的。我們不得不把德意志社會底各領域，作為德意志社會底恥部（Partie honteuse）描寫。我們對於這些成了化石的各狀態，不得不吹之以它們所特有的音調，去使它們不由得不踊躍起來！我們欲給勇氣于國民，便不得不教他們去懼怖自己。這樣，我們才能得以去充滿德意志國民底難所拒却的慾求，並且諸國民的慾求本身便是他們的滿足底最後的根據”。

德意志！這豈止只適用於德意志麼？欲充滿中華民國的大眾底難以拒却的慾求，我們的任務如何，想讀者諸君可無需我們再贅言了罷。——

對惡勢力戰鬥罷！

批判！武器底批判！

二

德國的唯物論者費爾巴哈（Feuerbach）由宗教底批判，發見

了人間。真的，我們揭露了宗教底秘密之後，所找得出的，只有人間。從前，宗教曾以它的教條把神君臨一切，視人間是一可賤有罪的，可輕蔑被擯棄的，被隸從的存在。所以宗教底批判，確把‘人間的自己疎外’（die menschliche Selbstentfremdung）底神聖的面怕剝去，使人發見了他自己，是人造宗教的，不是宗教造人！這確是費爾巴哈的一六功績。

可是，欲從一切隸屬的關係來解放人類，即我們所要求的全面的批判，如想在費爾巴哈的哲學的範圍內遂行，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費爾巴哈以為單由‘意德沃羅基’ Ideologie 底變革，便立地可以真實地創造出人間的文化；並且他未在所與的社會的聯關上，現實的生活聯關上，把握‘人間’，而只把握了抽象體的‘人間’。但所謂實踐的人間’是這樣的，即在他們的生產上，不單作用于自然，而猶作用於人間互相之間。人們只在一定的樣式上共同作用並且相互交換他們的活動，才能生產。為着生產，他們互相必定進入一定的關係，即只在這個社會關係上，才發生對於自然界的他們的作用，發生生產。所以，以實踐的眼光，人間必然地是社會的東西，而且“在本質上，一切社會的生活是實踐的”。

所以，欲把握法律關係，國家形態，即社會關係時，如從它們自身，或從人間精神底一體的發達，是把握不到的。只靠物質的生產關係才能理解。在歷史的唯物論底觀點上，社會組織——人間底社會的關係，只由其經濟的關係來解決，才能得到滿足的理解。

所以，我們欲解剖現代布爾喬亞社會，則不得不基於經濟學。

蓋人們欲圖生存，便不得不從事生產。欲圖生產，便不得不在一定的方法上結合他們的力量，互相進入一定的關係。這關係便是所謂‘生產關係’。然這諸關係底總體便形成‘經濟的構造’；在這個基礎上面形成人間一切的關係，即，整個的‘社會關係’。

但在歷史的無論那一時期，生產關係決不依存于‘偶然’或人的‘性質’；倒依存于人們為自己的生存所不得不去鬥爭的那個自然界的條件。人們所支配的生產力，必依存于這些條件——尤其是地理的環境等的性質。生產力底一定的狀態，造出一定的生產關係，又一定的生產關係造出的一定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之各特質，因影響到人的心理上，故制約人底智識上，道德上，即一般所謂全‘精神上的發展’。即——

“物質的生活資料底生產方法，規約社會的，政治及精神的生活進程一般”；所以“並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倒是人的社會的存在決定人的意識”。

但是，生產行程自身及在這行程上從事的人們底努力底結合，因使他們的經驗越豐富，則越使生產力更其發達；結果，這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便發生‘對立’並且這對立的萌芽起初雖然潛藏着，不甚明瞭，但其醞釀的日期漸長，其矛盾的枝葉也必隨之發展。從前的生產關係雖然促進了生產力的增加，現在便要開着阻止牠了。當這時，所謂社會全面的自己批判于是開始，為使社會發展，為揚棄（aufheben）這個生產力，‘革命期’于是發生；陳腐了的生產關係，因之財產關係即全布爾喬亞秩序底變革必與這‘革命’同時終結。

部——

“社會底物質‘生產力’一到了它的發達底某一階段時，就與從前活動其中的現存的‘生產關係’——或與只不過是其法律的表現顯己的所有關係——相衝突起來。

即“生產關係，由生產力的發展形態，一變而為生產力底桎梏。”

“于是開始社會革命的時代”。

“跟着經濟的基礎底變動一起，巨大的全上部構造則或緩或速地變革起來”。

這樣，對陳腐的生產關係的鬥爭，使人們不由得不去批判社會全秩序以及觀念，感情等——即基于秩序上之所謂全精神生活。所以精神生活領域上的革命運動相聯于對於社會諸關係的革命運動。

所以，“人們的表象，見解，概念等，即他們的意識必跟着人間的生產，他們的社會關係，他們的社會的存在一起變化。——關於這事的理解，我們需要深遠的洞察麼？觀念底歷史除證明：精神的生產與物質的生產一起被轉形變化以外，還證明什麼麼？！”

所以有產者社會底批判必須經過如次的過程，然後完成。
部——

“下部將盡量一發生了矛盾時，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一旦陷入矛盾的時候，這矛盾的發展便反映到意識過程。我們一到了相當的程度能意識這個矛盾的時候，于是發生所謂意識形態底批判。故這

個批判則不得不向下去批判經濟過程。如定，批判經濟過程的工夫一旦終結了的時候，我們最初所幹的意識形態底批判，于是得以證明，決定，深進，鞏固，修正，——並且形成一在它的核心上立證了的決定了的，基立于自己本身的基礎上的一個形態底輪廓。然後再開始向上的運動，——即經濟過程底批判，政治過程底批判，意識過程底批判。經過這些過程底批判之後，先在其核心上所決定了的一形態底輪廓，便構成爲一整個的形像。這樣，它的內容也就更成爲充實的，決定的’。

有產者社會底批判，經過了這些過程，才能完成。

三

“人底解剖對於猿底解剖是一鑰匙。低等的動物種屬向高等的底暗示，反於此，只能於知悉了高等的底本身之時，才能理解。資本家的經濟學對於古代等的經濟學提供一鑰匙”。

“如此資本家的社會一經開始了自己批判，資本家的經濟學就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東洋的社會”。

所以對於人間生活底一切態底，一切理解底出發點，在於開始近代有產者社會底自己批判。

但是，在歷史上人類有了能表現而且具備那些使他能合理地認識他的社會底構成和變革等所需的要求及條件的時代，屬於一八四五十年。在這個年代，近代有產者社會漸次曝露了其內在的矛盾底萌芽，即有了所謂自己批判底要求和條件。

蓋當時普羅列塔利亞特和布爾喬亞的鬥爭已現到歐洲先進各國的歷史底前綫來了。即‘一八三一年，在里昂勃發了最初的勞動者的暴動，從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二年之間，最初的國民的勞動運動，英國的 Chartist 運動，已到了頂點’。

當時，‘從來的社會主義，雖曾批判過現存的資本家的生產樣式及其結果，但不能完全說明這事，只止于單純地把這事情作為不好的東西排斥了而已’。

然而關於資本制生產方法這問題，新的批判不得不是‘在一方面必須說明它的歷史的聯絡，它對於一定的歷史的期間之必然性，因之它的滅亡底必然的理由等；在另一面，必須闡得它的尚在隱蔽着的內部的特質；蓋因從來的批判與其是對於事物底進行自身，寧是對於它的‘不好的’結果，多費了考察的。

那麼，有產者社會應通過如何過程，才得是合理的全部批判呢？資本主義，有產者的歷史觀，能得以揚棄成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歷史的唯物論時，批判所必須經過的過程是如何的過程呢？這即是歷史的唯物論怎樣構成了的問題，——這在上章我們已略述了其大概。

那麼，歷史的唯物論的創設者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取了如何的批判過程呢？我們為簡便起見，把他們傳記者李亞查諾夫（D. Rjazanov）的話引來看——

“他（馬克思）說：我們周圍的現實——生活如此艱難的，思想及教授等底自由毫無的普魯士，——牠能使我們留戀的誠一無所

有。——關於此點我們都是一致的。倘使我們不情願讓意志民衆沉下到這可怕的泥沼的深底，那末，不得不去變革這個世界，這我們是毫無疑的了。

“他又問着：那末，這個世界如何才能變革呢？這樣，問題便可歸到：所謂這個變革在德意志社會內能不能實行，即可說究竟存不存在那，對於實行這個變革有全身的興味的這樣一羣人。

“他逐次地檢討了德意志社會內的各種集團——貴族，官僚，布爾喬亞派。

“他的結論於是到了：布爾喬亞派，法國的布爾喬亞派，雖然也曾演過極嚴重的革命的角色；但是沒有能力去擔任完全地變革社會制度的‘解放運動’這個角色。

“倘使不是布爾喬亞派，那末，猶有別的什麼階級能完成這個使命的麼？當時沒頭從事于歷史底研究，及法國和英國的現存的事物底研究之中的馬克思，得了如是的結論：普羅列塔利亞特才是能爲我們所能囑托的對於真的社會有願望的唯一階級。

“這樣一八四四年馬克思已提出了他的主要的論綱。能解放德意志的民衆，變革社會秩序的階級並能不得不接受這個使命的階級，即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因爲他們的生存條件本身就是現存的布爾喬亞社會內之最有害的具體的表現的人們的一個階級。其他任何階級，都不站在社會階級之如此低的地位，也不如此重壓地感受社會內之別人的重壓。社會之其他階級的存在都基于私有財產，然而普羅列塔利亞特的財產是被掠奪着的；因之一點也不感覺有

保存現存秩序的利益。普羅列塔利亞特固然缺少自己底使命底意識，缺少知識和哲學，但是一旦受進了這個知識，這個哲學時，一旦理解了掉到自己底運命上來了的可尊貴的任務時，普羅列塔利亞特便會成為全解放運動底推進機”

蓋社會這個東西，在近代實是一商品生產社會。在人類底發展底現階段上，無論什麼問題，它的究極的分析必定指示到商品。它的最後的疑謎必常藏在商品底構造之中。商品底問題並不是一特殊科學的經濟學底特殊問題，亦不是它的中心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一整個的問題。所以欲闡明而且闡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全體的馬克思底那兩大成熟了的著作，都從商品底分析着了手，這並不是偶然的事。

蓋商品世界依牠所謂“商品底魔術性”(Fetischecharakter der Ware)，使資本主義的學者們，就像那拜物教徒們以為他們的禮拜的對象物底自然的性質，具有一種神秘性似的，同樣，商品對於這些學者先生們，亦彷彿是具有種種超自然的性質底一種自然物。這樣一來，人們自身的活動，他自身的勞動，便都被視為一客觀的，同他自己相獨立着的東西，即被視為商品；並且竟把這個商品以為是與人無關的，只靠着它自身的法則性而在支配着的東西。即是，人們被自己所造的東西支配。于茲則發生所謂‘人間的自己疎外’(die menschliche Selbstentfremdung)。

在這種社會裏⁶有產階級和無產者階級，表示同一的人間的自

己疎外，可是第一的階級在這自己疎外內，感覺幸福和確實，認這疎外爲他自身的權力，並且在這裏面，占有人間的存在底假象。第二的階級在這疎外內感覺是否定了的，在這裏面，聽見他的無力和非人間的存在底現實性”。（‘神聖家族’或‘批判的批判底批判’，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即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站在布爾喬亞之下，由它的存在底內的必然，是被否定着的階級，而且又是不由得不去拒否，否定這個否定的階級。

即是逼得它必然地去否定自己底否定的一個階級。

“……因爲在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生活條件裏，今日的社會底一切生活條件，集中到了它的非人間的頂點了的緣故，因爲人們在普羅列塔利亞特裏面，雖亡失着自己本身，但同時，不但是獲得了這個亡失底理論的意識，並且還被不可拒否的，不可掩蔽的，絕對地在命令着的窮迫——必然性底實踐的表現——逼得他們無論如何不得不直接地叛逆這個非人間性不可了的緣故，所以普羅列塔利亞特能夠並且不得不解放自己”。（同上）

這樣在同一直接的現實性上，有相反的兩種實踐的態度底可能。有產者在這社會底自己疎外裏面，因爲肯定着他的存在，所以隨着他的存在底必然性，將這個疎外底現象形態，從這資本主義的地盤，因之從它的歷史性，使之遊離，視之爲一獨立的東西，並且把它——在商品形態裏構成了的人間底相互間的關係——作爲人間的關係一般可能性底無時間的底典型，而永遠化之。如此的永遠化，一見彷彿是可能的。何以呢？因爲現在，商品底構造到了能作爲

社會的存在一般底對象性底原則，而帶了普遍的意義了。他們于是爲實現這個永遠化起見，竟樹立所謂‘永遠的’意德沃羅基，造出所謂‘普遍妥當的’理論。然而這個抽象的永遠性或普遍妥當性其實只不過是商品上之人間的自己疎外的，從人間性本身所抽象出來的反映而已。在資本主義底發展過程上，商品底構造不斷地，更深進地，更運命地，更構成地，進入人們的意識裏面。一切意識在商品底範疇底普遍的，決定的支配之下，竟變爲從人間抽象了的；因之從現實的存在游離了的，即所謂‘*反*’的意義的德意沃羅基。這樣一來，倒要抑制壓迫人間性底發展。可是有產者在他的存在內，沒有批判這種意德沃羅基的可能性。因爲他們的存在在這裏面是直接被肯定着的，因之，拒絕他們在過程上，在歷史上，去考察這個存在。

反之，無產者在現存的社會上，他們的存在是被否定着的。惟其是有這個否定性的緣故，他們才能而且不得不在運動性上，歷史性上去把握這種存在。故他們能理解所謂永遠的理論，實是樹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底歷史的條件之上的東西。因爲——

“支配階級底思想在各時代是支配的思想”（*Die Gedanken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sind in jeder Epoche die herrschenden Gedanken.*）

所以他們理解：所謂普遍妥當的意德沃羅基，無非是有產者階級的意德沃羅基。故——

“不揚棄普羅列塔利亞特，哲學則不能實現；不實現哲學，普羅